

影宋韓昌黎集

卷十七之十九  
書序

華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

泗濠節度使十五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

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

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

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

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



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

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

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

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

忘或作望非是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

或校作衷皆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

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

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

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

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也或作孟子

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

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

从抗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以受命云

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

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

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  
據而云考孟子上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

大...

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

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

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作而能愛而忘  
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  
言或作言此事愈蒙

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

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

而入終酉而退終或  
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  
事之三字

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

也字餘並無今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

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

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

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

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或無

大... 卷... 李...

字所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

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

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三字伏惟

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方矜其愚

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

拜

###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

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  
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  
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  
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  
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  
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  
公稱道  
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

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

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

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

六十二小五丁  
世深堂李作



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

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

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

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

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

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所下或不知者乃

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

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

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

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作謂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又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頓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

節部尚書爲山南東道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將仕郎守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

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爲之前焉

士之上或有夫  
字達或作進

士之能

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

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

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

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

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

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

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

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

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

敢以聞於人有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閣杭蜀本作苞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

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

有出人字且今按韓公未必特立而獨行道

方而事實無而下或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  
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又聞也

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

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郭隗答燕

見史記戰國策言下或有愈今者惟朝夕芻

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

足也享或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

王功下或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則非

無而字

非是

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

以一作與以與義通。齷測角切。

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

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

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為宣州判

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

公時在徐州幕

凡兩度枉問尋承已

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

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術

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揚  
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

與之遊者二人焉隴  
西李博清河崔羣 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

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

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

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靈臺字見莊子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

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

不入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風氣所宜可

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  
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厚  
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  
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  
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  
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父所與交往  
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或無所與二字其相與如骨  
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

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

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

有亦字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

此或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

瑕尤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窺之閫奧而不見

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

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